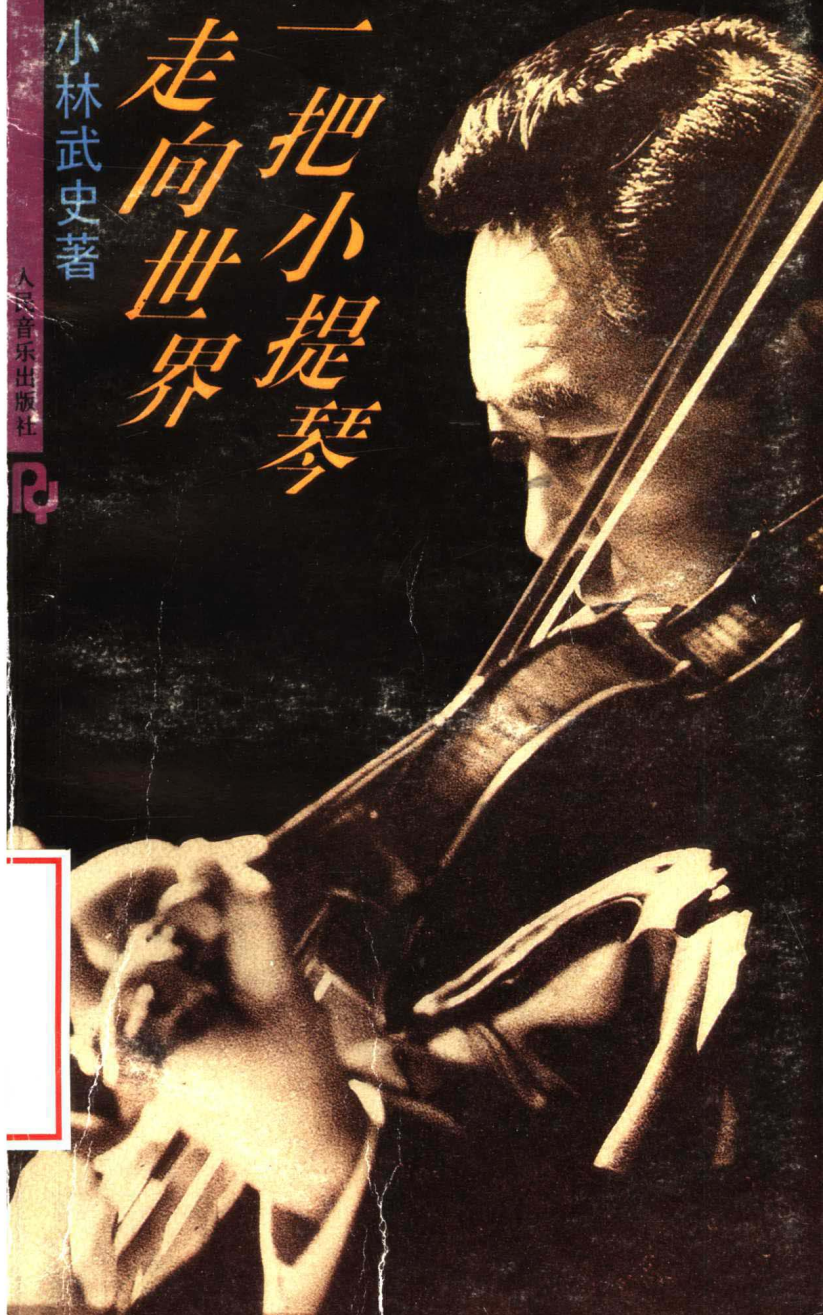


一把小提琴 走向世界

小林武史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一把小提琴走向世界

[日] 小林武史著

金千秋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小林 武史

ヴァイオリン—挺、世界独り歩き

本书根据株式会社芸術现代社
昭和63年10月5日第3版译出

一把小提琴走向世界

〔日〕小林武史 著

金 千 秋 译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燕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80千字 4.75印张

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35册

ISBN 7-103-01010-2/J·1011 定价：3.00元



小林武史近照



铃木镇一先生与小林武史在一起

前言

《一把小提琴走向世界》这本书是我作为一名音乐家的人生记录。自1980年出版起，至今已再版过三次。1980年以后，我的海外旅行演出不断增加，因此，我打算再写一些续篇，现正在执笔中。

通过音乐促进世界和平是我终生奋斗的事业。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并与当地的孩子们接触、交流，能使我喜悦地感到生存的意义。特别是为了亚洲的将来，我经常出访中国及南北朝鲜。

我祝愿在不久的将来，亚洲或世界各国的孩子们能团聚一起共同演出。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要努力学习，要使旅行不断进行下去。

我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出版我的书。今后，我要不断和中国的孩子们接触，加深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写出更丰富、更有趣的见闻来，如能这样，我将感到无比荣幸。在此，我谨向翻译此书的金千秋女士以及为此书出版协力的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林武史

1992年7月14日

目 录

前 言

1 独自走向世界

——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铃木教育法”

铃木镇一

3 成长的记载

3 大杂院里父子三人的琴声

9 健次是好孩子，武史是坏孩子

——铃木镇一先生太阳般的微笑

谢谢：八十岛先生、阿姨、近卫先生、三鬼先生

16 海外深造的时代

23 从东京交响乐团的首席到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

爱乐交响乐团的首席

35 紧紧握住少女送给的柠檬

39 世界各国都在学习“铃木教育法”

44 是神仙、是狂人

——伟大的舒契帕乃克先生

- 53 林茨的布鲁克纳交响乐团
- 56 恋爱时，多瑙河水就变得清澈
- 62 东南亚旅行演出日记
- 62 为文化交流而进行的旅行演奏活动
(1972、1973、1974年)
- 68 对印度德里等级制度的不理解
(1974年10月18日)
- 70 印度·孟买的雏妓、没手没脚的儿童
(1974年10月23日)
- 73 印度·马德拉斯
——用脚支撑演奏的提琴
(1974年10月26日)
- 77 印度·加尔各答
——患了痢疾
(1974年10月30日)
- 81 泰国·曼谷
——为王妃的一场演奏
(1974年11月5日)
- 83 泰国·清迈
——一位光脚穿皮鞋的市长
(1974年11月6日)
- 84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第一次听古典音乐的市川先生
(1974年11月7日)
- 87 印度尼西亚·苏腊卡尔塔

- 煤油灯的照射，大汗淋漓的演出
(1974年11月10日)
- 89 印度尼西亚·棉兰
——留下大大的炒蛋
(1974年11月18日)
- 93 新加坡
——年轻的国家、东南亚的大门
(1974年11月21日)
- 95 马来西亚·吉隆坡
——大使馆里的一次音乐会
(1974年11月25日)
- 97 马来西亚·怡保
——见到了腼腆的王子
(1974年11月26日)
- 98 马来西亚·檳城
——拚命地吃大虾和大蟹
(1974年11月27日)
- 100 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
——在无人岛上彻底休息
(1974年12月2日)
- 102 马来西亚·山打根
——与口哨声争胜负的演出
(1974年12月4日)
- 104 菲律宾·马尼拉
——不是去看音乐会而是去听音乐会
(1974年12月7日)

- 106 香 港
——高水平的听众
(1974年12月9日)
- 109 菲律宾·马尼拉
——团伊玖磨先生的幻想曲吸引着听众
(1974年12月11日)
- 112 南朝鲜·汉城
——期待着今后涌现更多的音乐家
(1976年6月)
- 116 在欧洲的旅行演出
- 116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演出日记
(1975年)
- 125 演奏雅那切克的管弦乐和普罗科菲耶夫的四重奏
- 127 在伦敦的首次音乐独奏会
(1977年)
- 128 在音乐厅演奏协奏曲
(1977—1979年)
- 130 初次演奏布尔诺的交响乐和伊福部昭的协奏
(1979年)
- 133 南美洲之行
- 133 教印第安孩子学习小提琴
- 137 在总统面前的演奏
- 143 世界上的孩子都一样

独自走向世界

——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铃木教育法”

铃木镇一

早在二十年前，日本的小提琴演奏家们就作为欧美著名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针对世界上音乐教育中的问题，而开始了推广“铃木教育法”的运动。

活跃于捷克斯洛伐克管弦乐团的首席演员小林武史，早在四十年前，就与江藤俊哉、丰田耕儿、小林健次等人一起在我这儿学习能够掌握优秀的音乐课程的音乐教育法。之后，他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并在欧美各地举办独奏会。回日本后不久，他又年年受捷克斯洛伐克及其它国家的邀请赴海外进行旅行演出，与此同时，开始致力于普及才能教育的活动。在东南亚各国的一年胜一年的“铃木教育法”的推行和那里出现的

音乐会演出的盛况，都与小林武史的活动分不开，对此，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近，“铃木教育法”活动又扩展到了南美的委内瑞拉，他为在发展中国家普及“铃木教育法”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力量。正如书中所述，在完全像另外一个世界的委内瑞拉，指导普及“铃木教育法”的经历，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感慨万分。

总之，当今世界逐渐扩大的教育革命不仅表现在音乐领域，也表现在其它方面。诉诸教育革新的“铃木教育法”，证明了人的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无论什么样的孩子都能成为人才。“铃木教育法”就是挖掘人的能力的教育法，为普及这一教育法，小林武史给予了主动热情的协作，对此，我表示永远的感谢。此书有许多鲜为人知 的故事，我想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成长的记载

大杂院里父子三人的琴声

一位普通公民，楞头青似地蛮拉着小提琴，痴心憧憬着成为海菲兹，这就是我父亲——米作。

父亲的老家原来在新潟县，他家还有一个大造酒坊，生活比较富足，从不为吃穿发愁。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富裕的家庭突然有一天破产了，家庭顿时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窘境。为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在很小的时候，到一家店里当童工。那时，正好是明治时代的末期。

父亲出生在宽裕富足的家庭，从小受其兄长的影响，也喜欢上了西欧音乐。当时的乡下，能够欣赏西方音乐的人不多。父亲很早就开始学习小提琴。

父亲生活的环境是封闭的、狭小的，破落的困境造成他一种奇特的性格。“忍耐”、“奋斗”等字眼几乎占据了父亲的全部灵魂。别人的那种柔情、爱意等情感，在父亲身上丝毫没有体现。

自他学习小提琴起，小提琴就始终与他在一起，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里，他都随身携带着。每天晚上下班后，等人们都睡下，他打扫了院子又洒些水，然后就躲在墙旮旯儿开始拉小提琴。他比较勤快，眼里有活，人们对他的业余爱好便也没去干扰。他的小提琴水平很幼稚，根本谈不上拉，只能说是动动手指头罢了。他始终没有走出门外汉的范围，尽管如此，他本人却有着一股非要成为专业演奏家不可的拼命精神。

不久，他又开始计划去国外留学。他听人说去国外留学，要预付一笔钱，于是为筹集这些资金，他便去照相馆打工。后来，为了发大财，他又托熟人帮忙去了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当时是荷兰的殖民地，来往于它和日本之间的交通工具只有轮船。苏门答腊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

父亲现在经营一家科幻电影公司，他曾有过不少成功之作，他制作的称为“微观世界”的科幻电影，还受到过世界性的奖励。由于他工作强度大，劳累过度，经常趴在水银灯下的显微镜前工作，所以他的视力变得很坏，差一点失明。

父亲在苏门答腊落脚了，他在一位熟人的照相馆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他积攒了一点钱。他住在苏门答腊的棉兰市，只要一有空，他就练琴，烦人的噪音惹怒了左邻右舍，他不得不改为夜晚去没人的

赛马场拉琴。幸运的是，很快他在棉兰市找到了一位德国老师，并立即成了那位德国人的学生，一心想当日本海菲兹的父亲从此开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

有一天，这位德国先生的儿子也来了，这孩子虽然才八岁，却能娴熟地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这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他忽然明白，他学习小提琴已为时太晚，学习小提琴必须从幼童时代起才能成材。

对父亲的那种生存方式，我曾冷静地思索过，我觉得现代人与父亲那一代人的生存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父亲一直顽固地坚持必胜的信念，可是当他看到人家年龄那么小，演奏得却是那么好时，心中充满了自卑，他的成为小提琴家的梦想破灭了，小提琴的自修课不得不停止了。不久，他带着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点钱，卷起铺盖，流浪在南方的各岛屿间。流浪途中，他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开始以饲养这些动物取乐度日。这时他也把母亲从日本接到这里。母亲虽然来了，可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家，我就在这漂泊不定的生活中来到了人世。出生地在远离棉兰的布拉斯塔吉。

四、五年前，我重游了相别几十年的故乡，我的出生地早已成为警察派出所了。

因不安定的国际形势，母亲怀着未出世的小弟弟，牵着我回到了日本，那时我三岁。

回东京不久，我们便去了北海道。

在北海道的旭川住着我的伯父，他开了一家照相馆，有十位雇员。在旭川有一些驻军，我经常见到那些军人，我还想过，将来长大一定要当名士兵。

我们母子三人住在伯父家的二层楼上，弟弟健次在那儿出过一次事：正蹒跚学步的他，趁人没注意，独自下楼，不慎掉进了正在沸腾的大酱汤锅里，烫得浑身起了大泡，妈妈抱着弟弟，心疼地直抹眼泪。为了不落疤痕，妈妈不惜高价去买药，后来，因寄人篱下，又没有更多的钱，只好换成廉价的药。至今，弟弟身上还留有那时烫下的伤痕。

小时候，我是一个十足的淘气包，整天跟叔伯兄弟们到处乱跑，有时，把街上商店的大玻璃砸得粉碎，记得伯父还亲自去赔偿损失。当时的我，的确给和蔼、善良的伯父增添了不少麻烦。

我的母亲总感到弟弟被烫伤是对他照顾不够才造成的，因而产生负疚心情，即使弟弟长大了，她也总在嘴边挂着：弟弟是好孩子，武史是坏孩子。当然，实际也是这样，在学校里，弟弟总是优等生，而我却总是劣等生。

上小学时，父亲从苏门答腊回来了。也许从小营养不良的关系，我发育很不好，学校把我放到由体弱多病的孩子组成的营养班。班主任叫川口金五郎，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先生。我经常想念我的母校，后来听说，旭川中央小学解散了。

记得一次春季运动会上，我很不认真，边笑边

跑，跑了个倒数第一。没想到这事惹怒了父亲，为了惩罚我，他让我每天去长跑。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掐着一块秒表，让我去跑几公里远的马拉松。我也学会了怎么对付他，在看不见他的影子时，我不是放慢步子，就是停下来走走。就这样，跑步一点儿也没长进，到了秋季运动会上，别人都跑到了终止线，我才跑了一半儿。

这下可不得了啦，从第二天起，父亲开始对我进行斯巴达克式的训练。父亲总抱有这样的信念：不管什么事，只要专心去做，就一定会成功。我如果放慢了步子，或踢路上的石子儿，那准是要吃耳光的。有一天，他问我喜欢不喜欢剑道，我说喜欢，于是，他二话没说，就从那天起，让我操起大人用的竹刀，每天挥舞一百下，持续不断地苦练，终于在运动会上见到了成效。

我们家还养了两只品种优良的狼狗。父亲能对刚刚出生两个月的狗仔，挥动起粗暴的鞭子，他像训练马戏团里的动物那样训练它们，让它们爬梯子。当然，这两只狗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过了半年，它们都学会了各种玩耍的技艺。

我们搬到了东京。为搬行李，我们又返回一次旭川，没想到，留在那里的狼狗一瞅见父亲，吓得撒腿就跑。

后来听人说，我们家的那两只狼狗经常咬人，警方把它们作为警犬使用了。父亲始终认为，狗是忠实